

王守仁與明理學

中國歷史叢書

何炳松主編

宋佩章編

王守仁與明理學

商務印書館出版

中國史籍，浩如煙海，體例紛紜，要領莫擘。在今日欲求一完善之通史，誠有苦索無從之歎。炳松承乏此間，竊不自揆，頗有理董國史之念。顧茲事體大，斷非一人之心力所可幾，因與同好友人王雲五胡適之王伯祥傅緯平諸先生商擬草日，先立主題百餘則，數經往復，然後寫定。每一主題自成一冊，略就時代先後及史實聯貫爲比次區區之意，端在作徹底之研究，將以爲通史之嚆矢，故重在經緯縱橫之精神，不取分類排纂之義例。爰特商請專家，分門撰述，既不偏於某一時代任何事物之一端，亦不僅類敘某一時代各種活動之瑣屑，務使覽之者對於中國社會演化之某一階段得一完整之觀念，並審知其在全史上相當之地位，是固通史之所有事也。用述緣起如右，別列全目於左，備覽觀焉。

中國歷史叢書全目

第一集 上古期—先秦時代

- 古史之曙光
- 古民族之構成
- 文字之演進
- 原始宗教與商代之神權政治
- 部落分化與周初之封建

中國歷史叢書全目

-
- 六 家族制度與宗法
 - 七 貨幣起源與商業萌芽
 - 八 春秋時代與霸者
 - 九 老子與莊子
 - 十 孔子與其弟子
 - 十一 墨子與墨家
 - 十二 戰國時代與七雄

一

- 十三 法家
- 十四 孟子與荀子
- 十五 辯士與游俠
- 十六 方士與神仙
- 十七 秦之統一與六國滅亡

第二集 中古期——秦初至五代之末

- 一 秦始皇
- 二 陳涉革命與楚漢相爭
- 三 漢之初期
- 四 漢武帝
- 五 儒教之建立
- 六 道教之演成
- 七 漢代辭賦之發達
- 八 漢代中土與匈奴西域之關係
- 九 西南夷之開化
- 十 西漢之經濟史
- 十一 新莽之社會政策
- 十二 東漢之政治
- 十三 東漢之宗教
- 十四 從王充到王弼
- 十五 黨錮與清議

- 十六 三國之鼎峙
- 十七 晉之統一與八王之亂
- 十八 五胡亂華與民族同化
- 十九 南北朝之對立
- 二十 樂府詩之風行
- 二十一 六朝之佛教與道教
- 二十二 九品中正與六朝門閥
- 二十三 隋之統一與擴外
- 二十四 唐太宗
- 二十五 初唐之政治
- 二十六 唐代之域外交通
- 二十七 回教之興起與輸入(景教附)
- 二十八 火祿教與摩尼教之傳入
- 二十九 佛教之蛻化
- 三十 唐代之文學(上)
- 三十一 唐代之文學(中)
- 三十二 唐代之文學(下)
- 三十三 唐代之美術
- 三十四 唐代之學術思想
- 三十五 唐律
- 三十六 唐代之經濟史
- 三十七 唐代之教育與科舉制度

三十八 方鎮專橫與五代分崩

第三集 近古期——宋初至明末

- 一 宋之統一與裁抑武臣
- 二 書院與刻書
- 三 慶曆之改革
- 四 王安石之改革
- 五 北宋之思想
- 六 契丹初興與宋遼交涉
- 七 西夏突起與西域文化之關係
- 八 女真之興起與宋室南渡
- 九 南宋之政治
- 十 南宋之思想
- 十一 朱熹
- 十二 宋之文學(上)
- 十三 宋之文學(下)
- 十四 蒙古興起與金宋夏之滅亡
- 十五 海外貿易與市舶司
- 十六 元代之兵力
- 十七 色目人之華化
- 十八 宋元之經濟史
- 十九 雜劇傳奇之繁興

中國歷史叢書全目

二十 元明小說之演進

二十一 元代政治與民族革命

二十二 明初之內政

二十三 明成祖

二十四 鄭和與海外交通

二十五 王守仁與明理學

二十六 明代之士風

二十七 明與蒙古遺族之交涉

二十八 萬曆前後之朝政

二十九 滿洲之興起與熊羆之冤死

三十 東林復社之始末

三十一 天主教之東來與西學之輸入

三十二 明代之文學(一)

三十三 明代之文學(二)

三十四 流寇之讜起與明室之滅亡

第四集 近世期——清初至清末

一 清室之入關代明

二 康熙雍正兩朝之收拾政策

三 乾隆之「十全武功」

四 滿漢歧視與改土歸流

五 文字之獄與文治政策

三

- 六 樸學之物興及其演化(上)
- 七 樸學之物興及其演化(中)
- 八 樸學之物興及其演化(下)
- 九 鴉片戰爭之失敗
- 十 太平天國之革命
- 十一 十九世紀中葉東亞之國際形勢
- 十二 英法聯軍北犯與東北中俄界務之交涉
- 十三 日本之維新
- 十四 漢回衝突與伊犁事件
- 十五 琉球事件與中日交涉
- 十六 越南事件與中法之戰
- 十七 朝鮮事件與中日之戰
- 十八 十九世紀末葉東亞之國際形勢
- 十九 戊戌政變

-
- 二十 義和團運動與辛丑和約
 - 二十一 留學生之派遣與新式學校之興起
 - 二十二 日俄戰爭與遼東開放
 - 二十三 停廢科舉與預備立憲
 - 二十四 近百年之經濟史
 - 二十五 東方新城市之起來
 - 二十六 日報與雜誌
 - 二十七 百年來文學與思想
 - 二十八 百年來社會之變遷
 - 二十九 百年來軍制之變遷
 - 三十 郵電航政與鐵路
 - 三十一 滿清末日之政治
 - 三十二 革命運動

十九年一月何炳松誌於商務印書館編譯所

王守仁與明理學

目次

第一章 導論·····	一
第二章 王守仁傳略·····	五
第三章 王守仁的學說·····	一四
第一節 心卽理說·····	一四
第二節 知行合一說·····	二一
第三節 致良知說·····	二四
第四節 四句教·····	四三
第五節 教育論·····	四八

第六節 社會論·····	五四
第四章 王守仁以前的諸學者·····	五八
第一節 朱學的繼承者·····	五八
第二節 王學的前驅者·····	六三
第五章 王學的繼承者·····	六八
第一節 王門諸子述略·····	六八
第二節 王畿與錢德洪·····	七九
第三節 王艮·····	八二
第六章 王學的反對者·····	八六
第一節 羅欽順·····	八六
第二節 對於「朱子晚年定論」的駁詰·····	九一
第七章 王學和甘泉學派·····	九四

第八章	明末之王學	一〇〇
第一節	王學之墮落	一〇〇
第二節	劉宗周	一〇二
第九章	結論	一〇六

王守仁與明理學

第一章 導論

宋儒矯漢、唐溺於詞章訓詁之弊，又受佛、道兩家的影響，遂產生儒、佛、道混合的理學。理學從產生到沒落，大概可分爲四個時期：

- 一、胚胎時期——北宋；
- 二、極盛時期——南宋；
- 三、復興時期——明中葉；
- 四、沒落時期——明末迄清初。

然而嚴格言之，只有「極盛」和「復興」的兩個時期；前一時期的代表人物是朱熹，後一

時期的代表人物是王守仁。倘我們爲便於記憶及敘述起見，稱前一時期爲朱學時期，後一時期爲王學時期，也不是絕對的錯誤。

理學到了南宋時，朱熹和陸九淵顯然分爲兩派。但是，朱學因常得統治階級的擁護，自元以迄明初，朱學獨盛，陸學衰微。尤其是在明初，因同姓的關係，更推重朱熹；他所注解的書，風行天下，他的教義差不多就爲國教。清朱彝尊說：「世之治舉業者，以四書爲先務，視六經爲可緩；以言詩，非朱子之傳義弗敢道也；以言禮，非朱子之家禮弗敢行也；推是而言，尙書、春秋，非朱子所授，則朱子所與也；言不合朱子，率鳴鼓而攻之。」（註一）這確乎道着了當時的實情。元明的尊崇朱熹，等於漢武的表章孔子。

然而朱學到了極盛，而朱學的流弊也就日烈。本來朱熹的「卽物窮理」的主張，是很容易發生流弊的：照他這樣做學問，假若沒有統攝力的人，這方面也要去探求，那方面也要考察，結果往往流於支離破碎，同時對於修養方面忽略了。再，政治勢力作了一派學說的護符，這學說便成了國教，一般人都不敢反對。所以朱學末流，每每僅將四書、五經、伊唔一番，便

自以爲已達「格物」「致知」的妙境，再也不想去另闢新境了。崇朱的結果，是養成些恭順附和的人，思想界現出萎靡不振的氣象。

在這種情形底下，當然有許多學者不能安居於朱學的藩籬而要自找出路的。加以明朝自武宗以後，國威凌替，民窮財盡，憂時之士，一時找不到社會動亂的原因，便歸咎於人心之不正，而人心之不正，由於聖學之不明。於是思想界的傑出天才如王守仁者，便一方面努力找求自己的出路，另一方面對於朱學，便不得不重新估定其價值。因社會之轉變而必來的思想界方向之轉變，其形式便是：朱學衰微，王學勃興。

王守仁在早年，任俠、騎射、神仙、佛氏、樣樣都沈溺過，總找不到安身立命之所在，又嘗徧讀朱熹的書，依着他所指示的方法去循序格物，然而結果還是一個失望。到最後纔把握了陸九淵的心即理說的大前提，衝破了朱學的羅網，獲得他自己的南針，同時他的新思想獲得了在社會中存立的根據。所以他在提出「致良知」三字以後，便很自信地說：「後世良知之學不明，天下之人用其私智以相比軋……則無怪於紛紛藉藉而禍亂相尋於無窮矣。」

僕誠賴天之靈，偶有見於良知之學，以爲必由此而天下可得而治。」（註二）他一生替明朝屢平強寇，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精神，正是王學實踐躬行的表現。王學之所以獲得在社會中存立之根據在此，王學之所以風靡一時也在此，而王守仁之所以爲一代思想界的代表人物也在此。

明代理學既以王學爲中心，故本書所述，以王守仁爲主體，而明朝一代思想界的概況，及其方向轉變之情形，也可於本書得知其大概。

（註一）朱彝尊道傳錄序。道傳錄華亭張恆著，恆是彝尊的中表弟。

（註二）見傳習錄中「答喬文府書」

第二章 王守仁傳略

王守仁，字伯安，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生於明憲宗成化八年（一四七二）。其先本瑯邪郡人，晉光祿大夫王覽之後。覽的曾孫羲之，小時候隨着他的父親渡江居建康，後來又遷居山陰。傳到二十三代有個王壽，從達溪再遷到餘姚，從此便爲餘姚人了。祖倫，字天敘，學者稱竹軒先生。父華，字德輝，號實菴，晚號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學者稱龍山先生。成化辛丑（一四八一）進士，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守仁出世的時候，相傳有一段神話，說他母親鄭氏懷孕了十四個月纔生他；當他呱呱墮地的時候，他祖母得了一個異夢，夢神人衣緋玉雲，鼓吹送兒來，因命名爲雲。到了五歲，他還不能開口說話，有一個和尚見了，說道：「好個孩兒，可惜道破！」他祖父恍然有悟，便更雲名爲守仁，他就開口說話了。這些當然是神話。但他確然從小就很聰明，年譜記他十一歲時，隨着他祖父到京師，過鎮江金山寺，他祖父和許多朋

友飲酒賦詩，未成，他從旁已做成一首，道：

「金山一點大如拳，

打破維揚水底天。

醉倚妙高臺上月，

玉簫吹徹洞龍眠。」

弄得座客大爲驚異。有一次他問塾師：「何爲第一等事？」塾師說：「惟讀書登第耳。」他覺得疑惑，說：「登第恐未爲第一等事，或讀書學聖賢耳。」他父親聽見了，笑道：「汝欲爲聖賢耶？」性豪邁不羈，年十五歲，遊覽居庸三關，常和那些屬國夷比射；縱觀山川形勢，塞外的風物，邊防的設備，給與他深刻的印象，慨然有經略四方的志願。十七歲，親迎妻諸氏於洪都，就在洪都行結婚禮；結婚的那一天，他偶然閒行到鐵柱宮，碰見了一個道士，和他談養生術，相對忘歸。明年，他從洪都回餘姚，路過廣信，謁婁諒。婁諒是一個篤實的儒者，給他講宋儒格物之學，以爲聖人可學而至。於是開始做格物的工夫，徧求朱熹的遺書來讀。一天，忽然想起儒

者所說萬物必有表裏精粗，一草一木，皆含至理，便對着庭中竹子去「格」，要格出他的理來。結果是一點理也沒有悟得，反格出一場病來。他因此絕意聖賢，隨着世俗去做詞章之學。二十六歲，再到京師，那時候邊報很急，他受着影響，又博覽兵家的書籍。但不多時，他又自念詞章藝能都不足以通至道，想求師友於天下，又很少碰到，心裏惶惑得很。一天，讀朱熹上光宗疏，有「居敬持志，爲讀書之本；循序致精，爲讀書之法」的話，乃很懊悔一向雖向多方面去探討，但沒有懂得循序致精的方法，自然一無所得。他就依了循序致精的方法去讀書，心中覺得有些意思；但物理與吾心，終判爲二，無由得入，於是又煩悶起來，舊病遂因之復發。偶然聽得道士談到養生之術，遂起了遺世入山的意念。二十八歲舉進士，賜觀政工部。那時候邊患很厲害，他上邊務八事，說得非常剴切。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奉命錄囚江北，多所平反。事畢復命，見京中一班舊友專治詩古文辭，互矜才名，因歎說：「吾焉能以有限精神，爲無用之虛文也！」就告病歸越，行道家引導之術。不多時悔悟說：「此簸弄精神，非道也。」重又屏去。然而脫離世俗的念頭，並沒有拋卻，只因舍不得祖母同父親。但後來又悔悟了，以爲

「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性矣。」於是漸悟仙釋二氏之非，回過來又想入世。十三歲，主考山東鄉試，試錄都出自他的手筆，從此世人纔知道他的經世之學。明年至京師，那時候學者溺於詞章記誦，大都不復知有身心之學，他對於這一班人竭力提撕，教他們做修養身心的工夫，立下必爲聖人的志向。這是他一生聚徒講學的開始。但是與習俗不合，便得了一個「立異好名」的譏謗。只有陳獻章的高徒湛若水，講究「主靜」之學，正在翰林院裏，和他一見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王守仁的前半生，到了這裏，差不多已成了一個階段。他多年的追求，已經漸有歸宿。他的唯心的理想主義的人生哲學，已在開始形成；他在那年作了一首詩，題目是贈陽伯詩云：

「陽伯卽陽陽，

伯陽竟安在？

大道卽人心，

萬古未嘗改。